

成為更好的自己，從學會自我管理開始

新的一年工作生活開啓，你是否已做好了年度規劃？真正厲害的人，不僅善於管理各項事務，更重要的是能夠管理好自己。做到這8點，你也能成為自我管理的高手。

1 儀表管理

乾淨整潔，衣着得體，是對自己的生活負責，也是給歲月最好的修飾。晚上睡覺前，提前為自己搭配好一身得體的衣服；早上出門前，記得從頭到腳整理一下穿戴服飾。你的儀表里，不僅藏着你的生活，還藏着你的生活態度。

2 時間管理

不管是生活還是工作，凡事提前準備，你就能不急不亂。發言提前思考，思路可以更清晰；出行提前動身，就不怕堵車等狀況；工作提前安排，就能更快更從容地進入狀態。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你的时间觀影響着你的生活質量。

3 健康管理

管理好自己的身體，才有資本去改變生活。從今天起，規律作息、合理飲食、多運動、少熬夜。別讓不規律的作息，毀了你一天的精氣神；別拼搏半生，到頭來輸給了一句“身體抱恙”。健康的身體是實

現一切理想的基礎。身體無病，才是真正對自己負責。

4 人際管理

隨着閱歷增加，你會發現真正的朋友貴精不貴多。不感興趣的群聊，就退掉吧；無意義的飯局，能不參加就不參加吧。與其把精力浪費在沒有意義的事情上，不如抽出時間專注于自己想做的事，更好地自我精進。

5 興趣管理

在忙碌的工作學習之外，記得培養一個屬於自己的興趣愛好。聽一首歌、讀一本書、做一次飯、打一場球，有益的興趣愛好是忙時的慰藉，是閑時的充實，能讓快樂加倍，讓生活多一種可能。熱愛，可抵歲月漫長，讓平庸瑣碎的日子變成詩。

6 心態管理

順境時不妨看淡一點，逆境時不妨看開一點，坦然面對生活的得失。睡前原諒一切，與這個世界握手言和，畢竟星星偶爾也會被雲層遮住；醒來不問過往，就像從沒摔倒過一樣奔跑，像從沒有受過傷一樣生活。愁是一天，樂也是

一天，何不開心過呢？

7 思維管理

很贊同這樣一句話：“不懂反省的人，只會從生活的這個坑掉進另外一個坑。”學會總結反思，才能在逆境中積累經驗，在順境中加深幸福。有時候，付出得不到收穫，不是你不夠努力，而是思維方式需要更新。苟日新，日日新。換種思維，天地可能更開闊。

8 情緒管理

情緒就像水一樣，穩定時是涓涓細流，不穩定時是咆哮波濤。能管理好情緒的人，才能更好地生活。不開心了，可以去跑一跑步、見一見朋友；心不靜了，可以讀一讀書、品一品茶。當我們學會釋放壓力，與情緒和解，就會發現：很多事，其實沒什麼大不了。

有人說：“生活不需要比別人好，但一定要比以前好。”新的一年，讓我們學會管理自己、完善自己、磨礪自己，每一天都優于過去的自己。



食物裏藏着令人治愈的溫柔

20世紀60年代，汪曾祺先生在張家口沽源縣下放勞動。他把在當地採到的一枚大白蘑帶回北京，為家人做了一大碗鮮湯。

孩子們興奮無比，誰知他的妻子喝着喝着，卻哭了，眼淚落進碗里。汪曾祺先生問她怎麼了，她只低頭答：“太好喝了。”接着，她又盛了一碗，笑着大口喝起來。

當時汪曾祺家里只有一張三屜桌、一個方凳，牆角堆着一床破棉絮。他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揣着一點錢，為孩子們添了個鹽水煮毛豆。下放之前，他留下的字條，妻子還完好地保存着：“松卿，等我4年！”施松卿始終守着3個幼小的孩子，在這裏等着他。

過後，他回憶說：“我當時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，只有這碗里的一點湯是熱的。”一時間，分隔兩地的思念、瀕臨絕境的委屈、口袋里沒錢的落魄，在那碗湯里都煙消雲散了。

在《四重奏》里有一句台詞引發過很多人的共鳴：“哭着吃過飯的人，是能夠走下去的。”

貧困時的鮮香菌湯也給生活帶來遐想和奔頭。好好吃飯的人總是有希望

令自己更好地生活下去。熱乎乎的食物有一種發燙的能量，正是這種溫度暖了腸胃。

還記得我上高三的時候，隨着老媽的一聲吆喝“吃夜宵啦”，全家人會有說有笑地圍到桌旁。有時是清潤的百合蓮子羹，有時是清淡味美的山筍烏鵲湯、鮮菇魚片粥，或是其他。那個橄欖油爆鍋的聲音彷彿還迴響在耳邊，我一直忘不了從前家里竈台上氤氳的熱氣。

然而來北京工作後，我經常顧不上吃晚飯。每天夜幕降臨，城市的華燈初上，正是我在公交車上、地鐵上被擠得直冒汗的時候。人頭攢動，每個人都義無反顧、面無表情地往前走着。回到宿舍，我已經頭昏腦漲。夜里10點多鍾，連一口東西也沒有吃上。在冷冷清清的出租屋里，我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，自己還能堅持多久。大多數時候，我只能吃外賣，餓了先填飽肚子再說。可是有一天，我終於忍着胃痛，在樓下買了一點肉和米，給自己熬了一鍋粥。喝完，胃竟然不疼了，感覺渾身熱乎乎的，很舒服。於是，每晚回去，我都給自己熬點粥，然後小口喝光，那時，內心漸漸堅定，也在異鄉簡陋的空間里安下心來。

在那段初涉職場的艱難時光里，那些熱乎軟糯的米粥，在某種程度上，讓我不再思鄉

和難過，不再覺得自己對這個世界無能為力。那碗熱粥撫慰了我在異鄉一路踉蹌落魄的靈魂。

美食作家韓良露曾說：“人生和舒芙蕾一樣脆弱，但只要接受生命的本質，不斷地接受挑戰，總有機會遇到完美的生活。”

所有破損的傷口都會在食物的貼心調理下，不知不覺地癒合。生命的本質固然是脆弱的，卻能不斷在採集能量中獲得新生。

作者：于非讓

短文精選

知足

這是一位印度籍版畫家來日本旅遊時發生的事。她對我說：“明天要去銀座，所以想順便蒐尋附近美術館或美術展的相關信息。”於是我替她找了許多地方，並規劃前往的各種路線。

當天，我帶她參觀的第一個展覽就讓她激動不已。負責導覽的我當然非常開心，於是不假思索地對她說：“我們去看下一個展覽吧。”她向我表示：“今天這樣就很好了，剛纔的展覽已經令我非常滿足，要是再看的話，我怕會忘記剛纔參觀時的感動。若不是最初看的展覽讓我那麼感動，我會想再看看其他的。”她的意思是，一天之內心中所能消化的感動是有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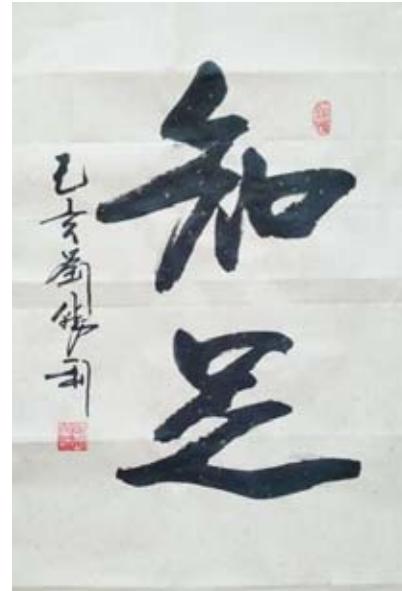
於是，我們中午便結束了這次參觀行程，一起去喝了下午茶，然後到皇宮附近散散步，悠閑地度過了這一天。

作者：[日]門倉多仁亞

回憶和鹽

我是在早上8點鐘到達馬德里的。由於我只在馬德里待幾個小時，所以不準備給朋友打電話安排見面。我決定一個人去我最喜歡的那些地方走走。走到最後，我在瑞蒂羅公園的一張長椅上坐下來抽煙。

“你心不在焉啊。”一位老人在我坐的長



天生遼闊

旅人自大西北歸來，帶回一些照片。我拿起其中的一張：古老的天地間，有一圈方方正正的夯土圍牆。我問：“這是什麼遺跡？”他說：“這是當地民宅。”我問：“只見圍牆，房子在哪里？”

旅人解釋說：“那圍牆其實很高，只不過在藍天底下看不出来。那房子很矮、很小，緊靠着圍牆。從這個角度拍過去，房子正好被圍牆遮住。”他又特意讓我看另一張：男女老幼，均臉膛紫紅，眼眸黑亮，圍坐于一炕。

他說：“這就是那房子里面的景象。”我覺得奇怪：“又不是在繁華都市，為爭取幾平方米的住房面積而煞費苦心。天地那么大，他們為何不將居室弄得寬敞一些？”

旅人說：“他們稀罕什麼寬敞！在遼闊無邊的地方，人和人緊挨在一起才是最好的，溫暖、親密、安全，不是嗎？”

我們總是用儘量大的空間來抵擋外面的擁擠，他們卻用儘量小的空間來隔絕外面的空曠。作者：莫小米

從透明到灰燼

的笑，鄭重地問出一個問題，比如：“我有點兒不記得，想了半天了——你今年多大？”

這當然是可笑的。被問的人和旁邊的人對此都有默契的認識。他們面面相覷，嬉笑着，拿不認真的嗓音說：“您看我多大了？”

她卻仍是認真地回答：“我想你是十九歲，還是二十歲？”

被問的人哈哈大笑：“姥姥，我都三十五歲啦。”

然後，人們繼續各自說話，不再看她。剩她獨自咂摸那一點兒愕然，並陷



着。她的食量逐漸減少，食譜逐漸縮短，需要多費牙齒之力與腸胃之力的美味一項一項與她道別。本來她還能喝幾口黃酒，後來終至一喝酒就腹瀉。

篩子眼越來越細，興緻、樂趣都被篩出去了，日子唯余越來越純粹的蕭索。

最後半年，她就像個嬰兒那樣，只吃粥、牛奶和一點點肉糜。

臨終前兩個月，粥和牛奶亦被腸胃拒絕了，只剩下飲水——蜂蜜調制的水、糖水。如果早上讓她喝兩口牛奶，她下午就能瀉一床。僅余的生命力，在拼命抵抗，又把這座孤城苦守了兩個月，直至彈盡糧絕。

我最後一次回家看她，她的精神已不夠把眼皮撐開。她眯縫着眼看我，仍笑着，喊我的乳名，聲音又小又虛弱，像一張被揉爛的紙條。陽光照着她，彷彿能透過去。

我拉起她的手，攥一攥，又放下，然後做了

一次從沒對她做過的動作：握着她硬邦邦硌手的肩膀，嘴唇碰着她的顴骨，輕輕一吻。那皮膚薄得像一層膜。

她眼皮下閃出一絲欣慰和快活，低聲說：

“喲。”然後問，“你回來待幾天啊？”

我說：“明天就走，你等着我，我再來看你。”

她在半迷蒙的狀態下一笑，代替回答。

她還回的倒數第二樣能力，是吞咽。除了每天幾口水，她無力吞咽更多東西，再多就累着了。

人到世上來學會的第一樣本領以及丟掉的最後一樣本領，都是呼吸。

初夏的某天上午，她嚥下最后一口氣。

作者：張天翼

衰老像夜晚一樣徐徐降臨，光並不是一下子就散盡，死神有驚人的耐心，有時他喜歡一錢一錢地凌遲。壯年時的余暉猶在，八十歲時，姥姥的食量仍是全家之最。她獨自住在老房子里，自己擺弄一個蜂窩煤爐子，自己買菜做飯，雖顛着一雙小腳，行如風，擺柳楊，但還是利索得很。她對大家都很有用，兒女的孩子尚小，都得靠姥姥幫忙看管。孫女、外孫、外孫女共六個，都經她的手撫養長大。所以，她是有威信的，說話一句算一句，小輩們都不敢不認真聽，稍有點兒嬉皮笑臉，姥姥臉色一沉，揚起一只大手，喊一聲：“打你！”她喉嚨里冒出不大不小的震盪，威風凜凜。不聽話者難免心頭一顫，立刻收斂起嬉皮笑臉的神情，承認錯誤。

後來她越來越老了，城池一座又一座失守，守軍一捨又一捨敗退，退至膏肓之中。她不能再為家人提供幫助，只能徹底地索取，因此，她逐漸透明下去，世界漸漸看不見她了。她的威嚴減了，兒女們上門的身影逐漸少了，孫兒輩異口同聲地說工作忙，好像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。春節團聚的時候，大家敷衍地拎一箱牛奶，進來叫一聲姥姥或奶奶，就算交差了。她的記憶已經被侵蝕得很嚴重了，一個孫女站在眼前，她要把所有孫女的名字都叫一遍，才奉帶得出正確的那個。

除了行動能力，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中，她也漸漸失掉正常交流談話的智力。與人說話，一句起，一句應，一句止，她就很滿足了，慢慢點着頭，像回味這次對話似的，眼睛若有所思地轉向別處。

有時，她想主動與人溝通，就拿手去碰觸身邊的人，叫着：“哎，哎，哎。”她臉上帶着巴結

入喃喃地嘆嘆：“哎呀，我外孫都三十五歲了？當初我帶你的時候，你整天哭，擋不下，我只能一只手抱你，一只手捧爐子、炒菜……”人們都同意跟她說話只要敷衍過去即可，誰讓她活到這樣老，老得跟世界文不對題。“衰老不是一場戰爭，而是一場屠殺。”美國作家菲利普·羅斯說。

了。五年前，她很難再自己出門了，坐在輪椅上被推到外面花園里，還能攬着別人的手走兩步，走到池子邊看人用碎饅頭喂金魚。後來，她不再出家門，不過還能從這間屋走到那間屋。再後來，儘管她徹底不能行走，但還能勉強站立。最後，她不能站起來了，三年里整日倚枕坐